

piece

9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神女

[法] 比尔·路易斯 著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 翁燕然 译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第9卷



[法] 比尔·路易斯著 翁燕然译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前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 J. 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筚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难免疏漏一二,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用户指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8M

硬盘:40M 以上空间

配备: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一) 安装:

- 1、放入光盘,
-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 3、重新启动电脑。

(二) 使用:

- 1、放入光盘,
- 2、点按[开始]->[程序]->[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1) 情之罪 萨德(法)/译者:袁在民
- (2) 爱之诡计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3) 朱斯蒂娜 萨德(法)/译者:卢炳瑞
- (4) 人兽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5) 肉体的恶魔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成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14) 你抚摸了我 D.H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15) 儿子与情人 D.H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18) 褴褛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20) 被涂污的鸟 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感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第一章

一、克莉西丝

她此时正俯卧在床上，肘弯朝前方拄着，双腿向两侧岔开。她一只手拄着面颊，一只手以金别针在亚麻绿枕上东一下、西一下，刺出一个互相对称的小洞洞。

她睡醒时已经是午后二时，睡得太长了，全身感觉格外慵懒，索性一直躺在乱作一团的卧床上；可在这卧床的一侧，散布着她那如堆云卷浪似的金发。

这满头金发晶亮、浓密，柔软，像动物的裘毛；又是长长的，波涛起伏、连绵不断，仿佛跃动着，因为它渗透了像是闪着些亮晶晶的光芒；整个睡的姿势，就如浑圆丰满的玉环。这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少女，便这样蜷缩在如稀世宝物一样的金羊毛中间，那熠熠的光芒的确有几分像金子，亚历山大的神女们便喊出了“克莉西丝^①”这个名字。

那不是宫中叙利亚女子顺滑的发丝，也不是其它亚洲妇女式的染发，更加不是埃及姑娘的褐发青丝。那是某一种亚利安种族^②，即沙漠那一方、加利利地方少女的头发。

“克莉西丝”，她非常喜欢人家这么叫她。登门拜访的青年男子像称呼阿芙罗狄特一样，昵称谓之“克莉赛”^③，将这写入情

① 希腊语：金黄色的，意指“金发女郎。”

② 作者之见。他认为加利利人来源于亚利安种，甚至认为是某种凯尔特人。

③ “缀饰黄金”或“长着金色卷发”的

诗,清晨伴着玫瑰花女神,一块送到她寓所的门前。她呢,对阿芙罗狄特一点也不信,可是人家把她比做为女神,心中自然美滋滋的。偶尔她也去一次阿芙罗狄特神殿,供上几盒香粉、几面青纱巾之类,就好像给一般女友送上点小礼物。

她诞生在吉涅扎烈特湖边。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浓荫匝地、漫山遍野生长着夹竹桃的国家。她的母亲每每傍晚时分,就来到通向耶路撒冷的大路上,等候这个来往客商,接着走进草丛,在田园似的静谧中以身相许。在加利利一带她很讨人喜欢。祭司们也很愿意光临她的住所,因为虔敬神明同时又乐施好善?祭宰的羔羊往往算在她的户头上;天神的恩惠早已降临她的寓所。于是,她身怀大用便成了远播四方而又耸人听闻的消息(因为她不是有夫之妇)。这时某一出名的预言者宣称:她即将出生的女儿总有一天将“肩负全民族的财产和信仰”。她不太懂得怎么会有这种事,但还是给宝宝取了“莎拉”这名字,照希伯来语的意思即是“公主”,这才止住了蜚短流长的种种闲言碎语。

对于这些,克莉西丝本人毫不知情。预言者向母亲打过招呼:如果对预言当事人泄露天机,那是相当危险。因为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如何,她不免常常有所思虑。

幼年的种种情景她印象模糊,也不很喜欢回首往事。在她心间留存下来的唯一印象,是关于妈妈每天要上大路去的那个时候的事情。宝宝到时候就被孤孤单单地锁在小屋里,似乎时光怎样也过不完。这种严格的管束令她又怕又恨。她清清楚楚想起那扇圆窗的小窗,她能望见窗外湖上荡起的涟漪、浓绿色的原野、一碧如洗的晴空,享受到加利利特有的新鲜空气。屋子的四周栽满了粉红色的亚麻和柳。带刺儿的山柑四处舒展它绿油油的枝头,映衬着木本科植物织就的淡淡雾障。小姑娘通常在一泓清溪里沐浴玩耍,随手可以捡到红嫣嫣的贝壳,它们常常藏

在花朵儿怒放的夹竹桃之下。水面上是花朵，大草原上也是花朵，满山遍野绽放的则是大朵大朵的百合花。

那时她才十二岁，就跟着—帮子年轻的骑手：他们是到提尔去，在那里便把象牙脱手；她是在一方水池边跟他们搭讪上的。他们找到一些五颜六色的缨子，用来装饰长尾骏马。他们随后将她抢到马背上就扬长而去，那情景就如清晰在目。这使她惊喜交加，脸色吓得煞白。她还记得他们第二次下马小休的前前后后：那晚的夜色格外晴朗，星星的亮光竟一点也不能展露。

在提尔入城的场景也是难以忘记的：她坐在由一匹役马驮负的篮框里，排在队伍最前面，用一只手牢揪鬃毛，洋洋得意地让赤裸的膝弯半悬着，似乎故意向城里的女人展示她初欢的鲜血，任由红殷殷的细流沿小腿漏下。他们当晚就向埃及进发。随从着这一帮象牙商贩，她最后来到了亚历山大城的市集上。

两个月过后，他们将她扔在原地离去。她住上了一间小白房，有平台、有小小的圆柱子。她拥有一面铜镜、几幅地毯、一块崭新的坐垫，和一位美丽的印度女奴。这女奴擅长为名妓梳妆打扮。当天晚上就有另一些男子光临，次日又有另外的一批汉子登门。

她的寓所是在亚历山大的最东边，布鲁其昂^①的希腊小伙子们是不屑与之往来的。相当长一段岁月里，她同妈妈一样，只能跟旅客商贩来往。她与那些夜来朝去的情人一般从不重逢。她长于跟这些男人恩爱一番，接着在堕入情网之后赶紧分手。不过她也燃起过绵绵的热恋，几个商队队长竟然将货物甩卖个干干净净，在她的住所赖着不走。没过了几日，他们便吃尽花光，落得个不名分文。他们的全部财产变成了她的珠宝首饰，被

^① 亚历山大城的豪富去集之区，多为希腊人所占。区里有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褥细软、高级香水、绣花长裙，以及四位家奴。

她掌握了好几种外国话，讲起的各国传统轶事来倒背如流。原来是阿叙利的男子向她讲述过杜之与伊希达尔的浪漫史、腓尼基的壮汉对她叙述过阿什托烈同阿多尼的情史^①，希腊群岛上的女郎久谈不倦于伊斐丝的传说^②，还教会她一些特别的抚爱之道（她开头觉得非常奇特，后来却津津乐道）。她明白阿塔兰代恋爱之术^③，以及善长吹短笛的处女如何将最强壮的大汉折腾得精疲力尽，一如阿塔兰代之作为。此外，她的女奴花费七年的时间，诲人不倦地向她传授了帕里勃特拉^④ 神女们肉感而繁杂的技巧，包括富于变化的多样细节。

爱情如音乐，也是一门技艺，能产生同音乐一样的激情，一样细腻动人，有时还更为强烈。克莉西丝长于此道，详熟这门技艺的幻变的窍门，不无理由地自认胜过柏朗戈一筹。柏朗戈，为神殿圣乐之乐师也。

她这样过完了整整七年，从未梦想更幸福、更富于变化的日子。待到她将要满二十周岁的时候，少女就要变为成熟的女人了，她发觉一对乳房下面生出了第一条诱人的皱褶。此时，一种远大的抱负油然而生。

某天，她睡醒时已是下午二点，睡得过久了，浑身觉得格外慵懒，俯躺在眠床上，两腿向两则岔开，一双手托着面颊，一只手用长长的金别针，在亚麻绿枕上东一下、西一下，扎出一个个互相对称的小洞洞。

她在遐想。

① 可能是亚洲神话中的爱情故事，约当于欧洲的阿芙罗狄特五阿童尼。
② 伊斐丝，作者杜撰的小妾之类之物，可能是从维克多·雨果作品中承袭而来的。

③ 希腊神话，指令恋人狂跑，追逐之，追上后杀死之。

④ 古印度一城市，以多神女而闻名。

起初是四个点儿，构成一个方块，方块中央是一个点儿。接着又有四点，组成一个更大的方块。然后，她尝试画成一个圆圈儿……，然而不大容易。她便信手杂乱地点了一些点儿，叫唤道：

“吉雅拉，吉雅拉！”

那是她的印度女奴，全名理当是“吉雅兰塔吉昌德拉查巴拉，大意是“如同水面上的月影儿一样滑动”。克莉西丝懒惰，不愿叫全名。

女奴朝着屋内走来，却在门口等候，不曾将门关紧。

“吉雅拉，昨天有谁曾来过呀？”

“不知道，我没留意是什么人。他长得如何？我想我似乎一直在睡。我太累了，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他何时走的，是今天早晨吗？”

“太阳刚出就走吧。他留了话……”

“他留下了什么？多少？不，不用对我讲这些。我不在乎这些。他怎么说来着？他走了之后有没有来过人吗？他还会再来吗？把我的手镯拿过来！”

女奴送来一个首饰盒子，可是克莉西丝却连瞥也没瞥一眼，却将手臂高高抬起。

“啊，吉雅拉，吉雅拉，……我想干一番不同凡响的事来。”

“都是不同凡响吧，”吉雅拉说。“或者就没有什么不同凡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差不多呗。”

“不能如此说，以前就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世上哪一个国家。天啊，那些稍微不同凡响的男子，该在什么样的眠床上等候他们来临？又该到什么样的重山峻岭里去寻找他们呢？该做什么祈祷，才能引来能给我一些教诲、或者令我遗忘一切的男子呢？吉雅拉哟，假使神只不再愿意下凡，假使他们已经死去，或

许已到耄耋之年，那么难道我也该碌碌无为地死去，却不能结识一个在我的生命中激起波澜的男人？”

她讲着翻身仰卧，将两手的手指绞扭在一起。

“如果真有男子爱我，我觉得自己会喜不自禁地磨难他，直到他忍受不住磨难而死！现在造访的这些男人实在不配为之洒泪！何况这也怪我自己哩！是我招引来他们的呀，他们又如何会对我钟情呢？”

“今天您选哪个手镯呀？”女奴问。

“我要将手镯统统戴上。不过不用你管啦，我不愿见任何人了。你到大门的台阶前去等候吧，如果有人来，你就说我正和一个情人在一起，一个黑皮肤的奴隶，是我刚买的……。你去吧……”

“您不出门吗？”

“会出去的，我独自一人出门。我自己动手打扮。我今天不回来啦。你走吧，快走吧！”

她把一条腿挪到地毯上，接着挺直了身子，最后起了床。吉雅拉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她双手反剪于颈背上，在屋里缓慢地踱着步，全心全意享受那将赤足放在石板上的清爽滋味儿。接着她开始沐浴。

透过浴盆的清水自我端详，这对她是一种享受。她将自己看成一只张开口、附着于岸石上的大贝壳。她的肌肤变得光滑细嫩；一双玉腿的曲线映衬在泛着蓝色的水光里；她的整个身姿也变得柔软灵巧了；她的双手整个变了样儿。全部躯体是如此轻便，以致她支着两根手指就立起身来啦；她任由自己浮游了一会儿，娇柔虚弱地沉落在大理石浴盆里，一股轻盈的水波碰了一下她的下颚。水流飞进了她的耳朵，令她感受到一种被亲吻的幻觉。

沐浴的时分是克莉西丝自怜知爱之始：她身体的任一部份全部成了赞赏的对象，和值得抚爱的源头。借由那一头秀发和丰满的乳房，她玩出千娇百媚的游戏。偶而，她对自己那种难以穷尽的肉欲甚至有更加现实的迁就。任何憩息的场所，就这种从容细腻的满足而言，都达不到如此的妙境。

白昼将尽：她从浴池里站起身来，犹如出水芙蓉，向着门口走去，在石板地面上留下了光亮足迹。她步履为艰，不胜倦怠地敞开大门，然后停下步来，把胳膊伸向门栓，接着返回屋内，湿淋淋地站在床边，命令女奴道：

“快给我擦拭呀！”

“那位马拉巴尔^①女奴手中拿着一大块海绵，把它伸向克莉西丝的金色秀发，发上挂满水珠，正争先恐后流向她的后背。女奴将头发弄干，披散开来，轻轻地拍抖着，然后将海绵浸入一只油瓶，接着抚拭着女主人直至她的颈脖，最后以一块粗糙的粗巾擦拂，直到把她柔嫩的肌肤擦红。

克莉西丝坐进一把大理石的椅子，全身清凉，身子微微颤抖，喃喃道：

“给我穿戴罢！”

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那沉重的、似干犹湿的金发如同白日的阳光熠熠生辉。女奴将头发全部抓住，好用力去拧：她将它弯几弯。好像一条金蛇，那女簪倒有点像射在蛇身上的箭矢；她又在头发旁边加了一根头带，环绕了三圈，以这绿色的丝绸来映衬

① 在印度西南部。

金发。克利西丝手里握着一面光亮的铜镜，移向离女奴较远处，她漫不经心地瞧着女奴深色的手，正在自己浓密的秀发上忙忙碌碌，一会儿将碎发弄整齐，一会儿将分叉塞进去，像捏兽面雕塑一样修饰着自己的头发。当这都完成以后，吉雅拉跪在主人近前，凑到面前剃去了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下面的细毛，以便情人眼中的她完全像一尊赤裸的雕像。

克利西丝的表情显得额外严肃，喝令道：
“给我梳妆打扮罢！”

一只驼毛笔，蘸了点儿乌色脂膏，在那狭长而美丽的睫毛上边描画起来，以便让那碧眼更显其碧。凭以一枝铅笔，干净俐落的两笔便将眼睛显映得更大、也更加柔和了；两点鲜艳的绛色，显衬出了眼睑下的泪点。为了避免脂粉脱落，还得在脸上和胸部涂上石蜡膏；她用一枝柔软的鹅毛笔，浸润了少许铅白，顺着臂膊和颈部抹出了白色的纹迹；又拿一枝饱蘸胭脂红的毫笔，把嘴唇和乳头涂为朱色；她的指头刚才在主人的腮帮上铺了一层薄纱也似的红粉，然后便在齐腰的地方清晰地描绘出了区分着身腰的三道纹路，又在她的浑圆的臂部勾划出两点浅窝，偶而这浅窝还颇富动态；最后，她拿起一只抹好了粉的皮章子，大概地在臂肘上着了色，同时给手指涂上了指甲油。梳妆打扮到此完毕。

这时克利西丝莞尔一笑，向那印度使女道：
“现在为我咏唱吧！”

她挺胸坐在那张大理石料的安乐椅里。她脖上的簪子在后脑勺上闪烁着金光。她的玉手掩着乳房，艳红了的十指分开放在两肩之间的胸部，一对玉足却并拢在石板地的地面上。

吉雅拉靠墙半蹲，遥想起了印度的情歌：

克莉西丝哟……

她用一种平板的声音歌唱着：

克莉西丝哟，你的秀发如同建在一棵树上的蜂巢。和煦的南风滋润着它们，带来了爱之嬉戏的雨露和夜间香花湿润的芳香。

印度姑娘接着用舒缓和柔美的声音继续唱道：

我的头发如同奔腾在平原上的洪流，火红的黄昏随着它滚滚前去……。

然后她俩一唱一合地对歌起来：

你的眼睛有如没有根茎的睡莲，在池塘的表面上静静躺卧。

我的双眸藏在我的睫毛之下，宛若深色枝干掩映着的深沉湖泊。

你的朱唇有如一朵娇艳的鲜花，上头滴着一头牝鹿的鲜血。

我的双唇如同的灼热创伤的伤口……

你的舌头是一把殷红的匕首，穿破了你的嘴巴……

我的舌头四周围绕着一圈宝石，由于返照我的朱唇而辉映成赤红。

你的一对玉臂环抱如弓，好似两颗洁净的象牙，你的腋窝就是大象之嘴。

我的两臂修长，活若百合花的对偶枝桠，那里延伸出五指，

好像五朵花瓣。

你那丰韵的大腿好比白象的两只象鼻，映衬你的玉足如同红花两朵。

我的双足恰如水上睡莲的两片绿叶，我的大腿恰似充满活力睡莲蕾。

你的乳房好似两张银持盾牌，乳头经历过血的洗刷。

我的乳峰是一轮满月，心及那倩影在流水中的映照。

你的肚脐是粉色沙漠里的一口深井，你的下腹便一向在母亲怀里的羔羊。

我的肚脐如同倒置的酒杯上巧饰着滚圆的明珠。

我的私处好比树林掩映的一弯明媚的月牙儿。

忽然一阵寂静，女奴抬起双手，欠了欠腰身以示折服。那名妓接着唱道：

如同一朵绯红的鲜花，甜甜蜜蜜而又芬芳迷漫。

她似藏在大海里的水蛇，肢体柔软且蕴含活力，每到夜间就要张口。

她是潮湿的洞穴，又是温暖的宅邸，男人在走向死神时来此暂避。

匍伏的女奴用微弱的声音道：

她是令人生畏的。那就是墨杜莎^①的面孔呀。

克莉西丝将一双脚踏在那女奴的后背上，打颤着说：

“吉雅拉啊……”

夜幕逐渐降临；但是月光皎洁，屋子里充满了淡蓝色的光辉。

赤裸裸的克莉西丝欣赏着自己的身子。落在她身上的光影是静止不动的，但身子落在地面的阴影却展现出深暗的颜色。

她乍然站起身来：

“吉雅拉，别胡扯啦！咱们都扯到哪儿去啦！天都黑了，我却没出门呢。再过一些时候，在通向灯塔岛的大路上，马上又会有一些睡着了的水手啦。吉雅拉，告诉我：我漂亮么？”

“告诉我，吉雅拉，我今晚有没有比别的时候都更加美丽？你懂吗？我可是亚历山大城最漂亮的女人啊！那过一些时候将被我斜目相视的男人，他不是就要像一条狗那样跟着我吗？我不是想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他吗？假如我兴之所至，就让他做奴隶！我遇上无论什么男人，他都会对我唯命是从，难道不是这样吗？吉雅拉，赶快给我穿衣服罢！”

她的胳膊上绕上两条银蛇状的银链。在她的脚上，用交叉的皮带把便鞋的鞋底紧系在她褐色的双腿上。她在自己温暖的腹部系上了一条年轻姑娘的腰带，那带子自腰以下沿着腹股沟的线条向前稍微颤斜；她在耳朵上戴上了圆形的大耳环，手指戴上了戒指和指环；颈上套着三串珠链，挂着由帕孕斯寺庙匠人精心雕刻的坠子。

①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顽石。